

萧宜 / 著

凭窗忆语
笔会十年师友录



笔会十年师友录

凭窗忆语

萧宜 /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凭窗忆语：笔会十年师友录 / 萧宜著. —上海：
文汇出版社，2018.2

ISBN 978-7-5496-2423-2

I. ①凭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8560 号

凭窗忆语

笔会十年师友录

著 者 / 萧 宜

责任编辑 / 何 璟

封面装帧 / 张 晋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00 千字

印 张 / 9.25

ISBN 978-7-5496-2423-2

定 价 / 38.00 元

萧宜，1936年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一农家。1955年毕业于江苏省南菁中学，同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，1960年毕业。曾供职于文汇报社，做过记者，当过编辑。现为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，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前言

岁月催人老，忽忽就到了把回忆当晚霞的年纪。这一路走来，除了青少年读书时代，值得回忆的，当属在文汇报笔会副刊的那些日子。

在那十多年里，有幸结识了诸多作家、艺术家、文化人，与他们谊同师友。随着时光流逝，他们中有些已经离开了我们，“相继走到了那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，永远，永远地再也不回来了”。（季羨林《悼邓广铭先生》）退休以后，日有余暇，便写了一点怀念文字，并试着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。旧日同事见了，倒有兴趣，认为这些材料如若不写下来，就湮没无存了。鼓励说，“可以继续多写一点！”

于是就继续写。积以时日，竟有四五十篇之数。

这就是《凭窗忆语》的由来。

平日交往，也没有特意去记录什么，因之，收入这集中的篇什，不关宏志伟业，只是我日常听到看到，感受到的，诸如他们的个性癖好、人生遭逢、友朋往来、生活日常之类。人生识字忧患始，不消说，也有文化人的家国情怀在。

有位读者看了其中的几篇，留言说，您的文章都要读好几遍，“才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觉得如唠家

常”。特别让人感动的是，不明白却不放弃，还愿意继续再读，说“读后让人回味”。这是私心想达到的阅读效果，虽不能至，心里是向往着的。写《凭窗忆语》，也就如三二好友，坐在面对有着秋阳冬日的南窗下，喝喝茶，唠唠家常，说说我的平生见闻——那些个行将遗忘的人和事。

萧宜于 2018.1.8

目 录

前言 -1

怀念篇

做书人范用 -3

同数晨夕的老友走了 -8

追念蔡瑶铤 -12

宽厚耿介魏荒弩 -17

在罗孚家蹭饭 -20

惊鸿一瞥之间,得窥天机 -24

泥塑神手张充仁 -30

王世襄先生的文化守望 -39

求真尚俭张中行 -45

朴厚最是季羨林 -50

真率谁似黄宗江 -55

又见张抗抗 -60

谭盾与贺老的一次交往 -62

礼贤下士陈市长 -65

刘绍棠,被“神童”所累的作家 -67

人生贵有胸中竹	_69
剑胆琴心一清阁	_72
华老其人	_76
我所认识的赵景深先生	_79
清越可风一叶落	_83
吴冠中先生的心愿	_87
忆沈从文先生	_91
秦瘦鸥与《秋海棠》	_95
不期而遇	_99
在上钢五厂的日子	_103
画外的抒情	_107
繁星入梦正少年	_110
难忘友情	_114
乱世才女传奇生涯	_117
陈逸飞其人其画	_122
相见有缘	_124
又跃新高度	_126
他想画的还很多	_129
她不忘自己的责任	_132

阅读篇

寻觅《干校六记》	_137
读一本关于贾平凹的书	_139
诗意在画外	_142

我读罗步臻	_144
为《菁园漫笔》序	_146
冒效鲁与题画诗	_148
张爱玲何时知乃祖	_150
永恒的瞬间	_154
不意触及两位前辈不快往事	_159
读信的愉悦	_163
关于杂文姓氏之争	_166
再谈《干校六记》	_169

师友信札

孙犁	_175/	柯灵	_177/	吴冠中	_180/	贾平凹	_191/
周而复	_198/	冯宗璞	_202/	张中行	_203/		
唐达成	_205/	钱锺书	_208/	罗孚	_210/		
季羨林	_211/	金克木	_214/	秦瘦鸥	_215/		
舒芜	_217/	黄宗江	_218/	舒湮	_221/	赵清阁	_225/
王朝闻	_229/	董鼎山	_231/	董乐山	_233/		
朱雯	_235/	罗洪	_236/	孙淡宁	_237/	许杰	_238/
魏荒弩	_240/	邓友梅	_241/	叶秀山	_243/		
赵丽宏	_246/	陆文夫	_247/	刘绍棠	_248/		
周慧珺	_250/	华君武	_251/	贺友直	_254/		
晏明	_255/	蔡瑶铣	_256/	史依弘	_257/		
谢友鄞	_258/	汪浙成	_260/	王周生	_262/		
任惠敏	_263/	肖文苑	_265/	孙见喜	_267/		

伍立杨_269/ 王进珊_270/ 谢泳_272/

刘江滨_273/ 陈逸飞_274/ 沃兴华_275

你好,萧宜 _277

后记 _280

怀念篇

范用似乎为做书来到这个世上的。他在镇江长大，他家附近有家印刷铺子，成了他常去玩乐的地方。像他那般大的孩子，不是掷铜板，就是打弹子，他不，他在印刷铺子里捡铅字，拾广告纸、小画片。小小年纪，居然对圆盘机、对折机、石印机等印刷机器发生了兴趣，向往着长大了做个印刷厂学徒工。后来终于梦想成真，成了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的一员。

对范用，北京文化圈里称他“三多先生”，哪“三多”？书多，酒多，朋友多。最近我才知道，这个专利权属张昌华先生。

书多自不用说，他是出版人，阅读不光是个人爱好，也该是他的工作，还能书不多。酒多则纯粹是他个人爱好，据他自己说，这是他外婆教的。他外婆是绍兴人，在镇江做酒生意，常爱喝点酒，也常用筷子蘸了酒让他尝酒味。长大后他又结交了一群酒友，便大酒三六九，小酒天天有了。他的酒，除了自己享用，也是为了招待往来朋友。朋友们坐在一起，边啜边聊，也是风雅之士的一种做派。有次，我和陆灏（安迪）一起拜访他，又不是用餐时间，他就开了一瓶酒请我们。下酒菜是一种臭臭像老豆腐般的物事。听他说是“起司”，我土，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又不好意思问，闷声看他

们怎么吃，我就怎么吃。

画家黄永玉画过一幅画，画面上，一位身穿长袍大褂的长者，手执纸扇，足趿拖鞋，身旁是一悬梁小壶，题词：“除却借书沽酒外，更无一事扰公卿”。这是对范用的最好写照。

这幅画，他曾拍成照片，送给朋友，我也得到过一张。画面上，除了题款和“甲子黄永玉作”落款之外，还意犹未尽，又加了一句：“挟书又搨扇，想是喝多了”。原来，此画画成时，范用正好到三里河黄家拜访，黄便把它作为贺岁的礼物送给他。范用很宝爱此画，把它作为贺卡分送亲友。他在照片背面写了这么一段话：“我非公卿，也耽书，也嗜酒，打酒要钱，难买一醉，苟活为上，大可放心。萧宜兄一晒，常乐常寿，新年快乐！范用九五，十二，八”。

至于朋友多就更不用说了，夏公一句话概括，他说：“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(出版社)，他是在交朋友。”

关于范用，自然更多的是他做书的事。

在北京，又曾流行过这么一句话，×××是什么话都敢说，×××是什么文章都敢写，×××是什么书都敢出。这×××，就是指范用。(罗孚《范用温馨的小书》)

范用出书大胆，是因为他爱书，爱写书的人，也源于他的读书理念。他曾创办过《读书》和《新华文摘》，以为读者导览为己任的两本杂志。他在《读书》亮出的读书宗旨是，“读书无禁区”。文章登在当时《读书》首期第一篇。此文一出，有人不愿意，说什么这是提倡大家读《金瓶梅》，是为读坏书开绿灯。但范用顶住各种压力，敢于担当，敢于负责。他在“文革”以后的出版阵地上，慧眼独具，敢吃螃蟹。

“文革”后，巴老巴金先生有《随想录》在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，反思“文革”弊端。有人便对大公报施加压力，企图阻止《随想录》

的发表。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、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知道后,立即给巴老打电话,请求将《随想录》交三联出版。他向巴老保证,全文发表,一字不改。范用先生胆略由此可见。书出版后,巴老称谢说,这是“你们用辉煌的灯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”。

《傅雷家书》的出版也冒一定风险。当时,“右派问题还没有彻底改正,傅聪还戴着‘叛国’的帽子,马思聪、傅聪还不敢踏上祖国大地的时候,范用已经为《傅雷家书》的出版而忙碌了”。要说最早推动此书出版的,是老作家楼适夷。

1979年4月下旬,楼适夷赴沪参加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的平反昭雪骨灰安葬仪式,遇到去国二十多年第一次回国为父母尽孝的傅聪。数日后,他们同机回北京,在旅途中,傅聪谈到父亲数年来给他写的家书还都好好保留着。楼适夷是傅雷的老友,他见过傅雷父子的信。1981年他赴沪,正巧与范用同机。他与范谈了傅氏父子的信,范用立刻懂得这批信的价值。他回到北京,设法找到傅敏,希望能把这批信做成一本书。这就是三联出版的《傅雷家书》。此书多次再版,前后销售150万册,成为一本常销书。

我与范先生认识,是他写了一篇纪念他老师陈白尘的文章。他在给我的信中说,“近日赶写怀念陈白尘老师的文章,南京要出版纪念文集。我想请你看看,笔会传记那一版可不可以登一登,因为有三千多字(近六千字),我看传记那一版常登大块文章。”为配合那篇怀念文章,他还寄来了两封陈白尘先生给他的信,以便我发表文章时作插图用。陈白尘先生是我景仰的作家,我在初中时就读过他的剧作《升官图》,能编他的文稿,这是我的幸运。白尘先生的信中,曾透露过自己的写作计划,除了已发表的《云梦断忆》和正在发表的《寂寞少年》外,他还准备“续写《少年行》,写初中读书到

1928年离开学校止,再后写青年、中年以及老年时代,亦即三年流浪,三年狱中生活,上海亭子间,抗战前后,解放后十七年等等……共七八册,形成系列的生活回忆性的(但我避免叫《回忆录》这一名称)散文,算作我对人世的告别”。

陈白尘先生给范用先生的信是1984年9月23日写的,到他1994年5月28日离世,时光过去了十多年,范用先生没有忘记他的老师心中的秘密,他在1995年4月6日给陈虹写信,“几乎是命令般地”给她“下达了任务:把已经写成的,包括写成的和未发表的,都集成一卷,如夏公的《懒寻旧梦录》那样的一本,交付出版……”这就是后来的《对世人的告别》一书。

范用先生的友情,让陈虹十分感激,她说:“范用先生实在太执着了,我不能不为他的赤诚所感动。”她特别觉得,在一切都讲求经济效益的年代,有一个并不向钱看的出版家,更属难能可贵。

书出版后,范用先生又为书的销售操心。1997年6月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:“陈白尘先生在世时,曾经有计划写作一部回忆录,可惜未终篇就撒手走了。遗稿由他的女儿陈虹整理,交三联出版,现已印成,厚达八百四十页,每部定价三十八元,这样贵的书,不作些介绍,恐难销售。我请三联将此书编后记寄上一份请斟酌能否在笔会发表。”范用先生已离开三联多年,照说,他是不必为此费心的。但他念兹在兹:“看到好的稿子,就应该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看。”正由于范用先生爱书的初心不忘,矢志不渝,他先后策划出版了一批读者,特别是文化人喜爱的书,如: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,唐弢的《晦庵书话》,杨宪益的《译余偶拾》,丁聪的《昨天的事情》,梅志的《往事如烟》,流沙河的《锯齿啮痕录》,金克木的《天竺旧事》,萧乾《负笈剑桥》,黄宗江《卖艺人家》,冯亦代《龙套集》,楼适夷《话雨录》等等。爱书的文化人对他又是爱又是怨,笑称“范用这

个老头策划的书，好像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一套接着一套的买，都被这老头子给搞得快破产了！”

范用先生一生为书，为书一生，写书的人，爱书的人，不会忘记他。

刊 2016 年 9 月 26 日文汇读书周报